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八

奴荷德誠深然戰士萬皆棄家遠來冒犯

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

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

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

死無貳矣 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

邳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

節度使朝議以唐與燕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

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

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

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

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五十一

從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

兵於固始戊寅盜焚戲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

信州人吳武陵名震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

宗又武陵以書論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賞也

足下一也足下曰天子人亦反足下易也

其情可知矣

一年春二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

兵於固始戊寅盜焚戲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信州人吳武陵名震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

宗又武陵以書論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賞也足下

足下一也足下曰天子人亦反足下易也其情可知矣

五十一

光顏烏重胤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一五十一

城僅以身... 將請將... 淮西者...

大敗不可掩始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罷兵上... 勝負丘... 罷兵上...

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朔為唐隨郡節度使
朔聽之兄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阮米曰
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滎輸于郟城以饋討淮西
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賊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朔至
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朔知之有出
迓者朔謂之曰天子知朔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
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朔
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
不肅為言朔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
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

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
高袁二帥輕朔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二月李

朔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
二千給之丁酉朔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
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朔許之既而召詰
之士良無懼色朔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為
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
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之而
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乃屈復
乃死矣今公以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朔

器械署為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奏吉

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

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

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十一良擒光洽以歸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

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

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

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 三

月乙丑李勣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吳秀琳以文

城柵降于李勣戊子勣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

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

矢石如雨眾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

勣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

足下勣撫其背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

憲有材勇勣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

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

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

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眾皆

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潞水 諸軍相顧望無

敢度潞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 等

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

四百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五十四 全

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
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
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
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
渣岬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
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
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
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
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
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
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

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
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將
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將
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
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 然
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遣奕兵馬使王義勳走
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龔朗山
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遣追使李
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悉
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元
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志不可

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備嚴密
陵其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憩
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俟
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
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
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事請殺之
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
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
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
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
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

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
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
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
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
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
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
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
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
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
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
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

歡然曰此吾計也六募敢死士三千人號巨卒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四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以五在積水未果 吳二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碩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八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定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

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

忠順之門爲卿遠賤辛酉賤茂和永州司馬以嘉
王傳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宗文之子也李逢吉
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
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
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
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
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
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
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
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白端度
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

月庚子淮西兵寇潞水鎮殺三將焚芻橐而去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
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
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
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
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
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朔棗勝
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
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
州城者皆羸老之六十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
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四日遣書

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
侍良圖也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

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
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拒
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
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
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
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
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
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
日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

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
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
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
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
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
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
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
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
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
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

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汧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汧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舖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

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已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摠北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寤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八

西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朔還軍
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
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
以成功皆衆人所不測也敢問其故翹曰朗山
利則賊輕我不爲備不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
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六八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
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
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
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朔儉於奉己而豐於待
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
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反者尚多不可不備

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
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
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
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
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
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
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
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
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
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

於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慙
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灑制聽
使便宜自戰故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泚
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
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
妻女為婢妾由是眾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
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
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
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
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摠為彰義
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
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
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
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
使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
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
重質以不死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
常踈斥在外不免貧 嬖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
死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旌自恨不知稼穡

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
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
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鬻藥師古謂判
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
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
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
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
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
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
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

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
申官吏行鹽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
察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為
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
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丁酉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
趨壽春欲為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
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

事見憲宗
平淮蔡

夏

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
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皆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
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

數千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
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
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
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
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
部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
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
月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
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
季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
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
言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
二十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
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
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旣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
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
於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
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
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所察
悉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
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
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既

謀屠都城燒宮闕恃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柰何不憂十二州之一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踈沐

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今進奏吏密申師道
示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
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
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
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
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
密海二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
宣慰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
惟堪楊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冉升謀之
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
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

柰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
不獻二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
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
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
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
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
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
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
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
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
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旣而師道

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
冒刃諫師道者二輿襯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
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
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河
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
副使 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
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勣為武寧節度使
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
海兵共討之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
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
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

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
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
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
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
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
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
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
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
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揚劉度河直指
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眾搖心矣上
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

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戊寅魏博

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

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

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

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

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

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

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

士喧然皆曰高汝郭昉李存為司空忠謀李文會

斫使殺沐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

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勣

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

師道性懦弱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

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

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

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

戌師道所署沐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

聽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勣拔魚臺 丙申田弘

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

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

胸山懷仁等縣李勣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

四百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六十八 黃佐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以師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發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引。正度河，悟軍無備，戰之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濫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啖以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

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

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廿六次矣且天子所欲
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
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
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
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
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六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
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
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
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
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
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街枚馬縛口遇

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
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素帖
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箇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
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上譟譟動地比至子城已洞
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奔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
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
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
得之悟命置牙門外沙際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
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
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而
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

一將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
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
可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
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
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
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
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
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
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
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
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

為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
命戶部侍郎揚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
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
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
束上命揚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
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
均以鄆曹僕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
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
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
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
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今但與諸公

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恆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鄂昫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昫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

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昫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

復為嚴察是以築易築也庸何愈乎
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
江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
案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閔李師
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
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
裴度言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
因侍宴獻之
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
所欲也
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為鄆
曹濮等
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
盧節度
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
行營洪
四百六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十一三
使王遂為沂海充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
節度使
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六十
餘年
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
令之權
作威福彛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
奸雄如
之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
三州
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
之
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
經略等使
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
來節度
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
之暴橫
為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
為順
省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

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官

臺徧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略
必也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
元略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成遂竊劫
之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
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

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
緡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
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

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
之剗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用杖絕大於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七十四

徐

常行者每言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
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
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
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
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
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
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
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等

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

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

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基為

八月朝廷議興六討王弁恐青鄆州
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
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袒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
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
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
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
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
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
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
處左既定今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
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
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
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
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
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
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
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
其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
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

下而賄如寇讎聚而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
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竊
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終
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
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
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
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
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
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

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
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
營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具不食渴
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
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
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
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眎之間
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
今天子神聖威武告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我
心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比來趙

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
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
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
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
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
月己卯奏乞棄官為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
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
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
權知京兆尹盧士玟為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
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
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
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
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
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
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
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
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
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澶為一道請除
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
知京兆尹盧士玟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
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曰之

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致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玟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白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灑數以反虜詎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貴受杖

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二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墳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己未再貶

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父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性剛褊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倭洸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以錢百苗田繕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

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種也
性果悍陰狡僭謀作亂每扶其細故以激怒之尚
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謀
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
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
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俊於崔植為再從兄
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
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
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
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
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

所在癸酉壬戌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及分兵
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
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
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
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
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
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
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
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
愬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
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

奔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
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
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內
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玟及監軍僚佐送幽
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
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
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
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
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
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
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

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為幽
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遂城蒲城

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

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

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

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

度使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

庭湊朱克融遣兵寇蔚州戊寅王庭湊遣兵寇

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

溝殺千餘人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以

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
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
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
有寵於上每事咨訪馬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
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
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
比奸蠱之狀以為逆賢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
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
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
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
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

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
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
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
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
委付之意不輕漕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
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
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
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
或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
天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觀
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

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
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
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
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衛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
解翰林恩遇如故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
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
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橫海
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
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峯作亂伏誅
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
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峯為主行
且收兵至七千餘人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
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
之斬廷峯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
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過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
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
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曠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
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
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四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
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又無功府藏空竭

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
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
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莒
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
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
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
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
人白居易上言以爲曰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
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
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

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
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
不聞得罪旣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
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
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並兩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翥
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
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
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
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
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
以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宜虛費資糧兼恐

陳故也今既秣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
必遣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濟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
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
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
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
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
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
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
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
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關盡許則人
心無謬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
竊奏不省已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
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
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
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
將文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
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
子美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
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
使督戰而將士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
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

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師
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
臣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 有詔分魏博軍與李
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
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
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
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
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
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
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
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
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
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
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
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乃
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諱
國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
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爲
食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
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王官爵
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

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
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車必每歲百人之中限
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一爲意遂可其奏軍士
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乃朱克融王庭湊作亂
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
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
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
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
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軍羸懦者就戰故每戰
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
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
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
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裝度元臣宿望烏重胤
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
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
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
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
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
盧士玟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
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
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
所成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

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
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兩
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
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
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
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
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
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
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

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
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
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
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
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寔猶在深州城下韓愈
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而觀事勢勿遽入愈曰
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
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泣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
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老言乃不能與健兒語
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戰身走朱滔血衣猶在此

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元祿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父堅守殺平等將

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令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爲淮西節度使餘如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 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 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

王庭湊之園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
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聞說賊黨
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
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
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
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鞠之 戊午
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
其直充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
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
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
邪謀責之大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官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
使李寰為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為
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
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
四年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詩
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頁六
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
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勲高中
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
臣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平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賞
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
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
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
察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
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
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
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
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
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
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
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
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
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亞
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
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
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
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口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

於山林中咆哮跳踉，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衣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二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安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還歸滄州。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文宗大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州，朝廷以載義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辰，逆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

四邊朝旨

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

濟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
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
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
李載義平盧康志陸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

七月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
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
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
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
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
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

四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九十三

何豫

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昏姻及同捷叛密
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
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
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
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為同捷求
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
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
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
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
寰為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一月

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
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
使并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
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
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
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庭湊雖附凶徒
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庭
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

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
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

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九一四

有表

以寰爲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
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
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
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

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
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
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
淮爲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

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
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

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六將开志紹使殺史憲
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
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
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开志紹兵
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
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开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
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
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开志紹
破之志紹將其種五千犇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
州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开志紹餘衆萬五千

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

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

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

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

中將三千餘人犇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

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

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

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

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

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

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
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
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
耆為循州司戶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康
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
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
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
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
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計
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
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
州又奏开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
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
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
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
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
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
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
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
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
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侗為齊德滄景節

度使侑至鎮與士女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
流散者稍稍復業尤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
侑至一年租稅自免貶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
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
道微露請服之意工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
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
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
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
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

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荊陽曰自安史以來非
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
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
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
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
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
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
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
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
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

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
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
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
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
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
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且豈宰相佐天子
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

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
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
不以爲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
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
身并批荅賜之文穎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
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
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
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

合國鷲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
竊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
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
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
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
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
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
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
耕稼一時治武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
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
外也緣部之兵被擐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
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
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筭神
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
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
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矢往內無一人
大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
聖軒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
豈可一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

無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濶
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
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
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
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復勃者則撓削
濫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
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
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
不幸而壽則曼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兵亂
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
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
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
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
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
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
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
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
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
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
叩落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
比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
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
士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
浴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
什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
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小糜食
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
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
遂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
子孫官矣烏肯搜竒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
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
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
坵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
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毅然將鼓一則
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
罕悞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
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
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
謀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倨彊之徒吾以良將勁
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
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
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
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

人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
法度於是乎闊視太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濶角爲尊
奪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
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
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
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
貪心未及呼岸遂有滂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
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
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具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
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
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則

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
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
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
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
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
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求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言
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古
再有事也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
離而俱行因使臣伯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
言者世以爲虛

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一失

本所最爲其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風可也歷
觀曰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
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此於廊
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相言曰縱者
人也獲兔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六非吾
事豈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
監軍李懷侗推以馬使史元忠主留務物志誠
過太原李載義自歐擊欲殺之幕僚諫救付免殺
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回載義
母元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十一日二

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

衮衣及諸管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也之

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